

XIN
HUA

芙蓉村的
红楼梦

世
画

李玉平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XIN
HUA

芙蓉村的
红楼梦

李玉平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芙蓉村的红楼梦·心画/李玉平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1

ISBN 978-7-104-01204-7

I. 芙… II. 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字 58443 号

芙蓉村的红楼梦——心画 李玉平 著

责任编辑 宋宝强 李浩玉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王 非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 编 10008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通县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104-01204-7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代“红楼”旷世巨作

名家、媒体对《芙蓉村的红楼梦》的评议

《芙蓉村的红楼梦》自出版以来,全国评论家、媒体发表评介文章已有约 60 篇,且在继续刊出。普遍评价甚高,称为“当代《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当代《清明上河图》”、“旷世巨作”等均有之。著名评论家曾镇南在《文艺报》发表《几摩红楼,别是一楼》说,这部百余万言的长篇巨帙,有“笔追红楼”的“艺术气魄和精妙文心”,又有“并不依傍红楼,颇能自铸伟词的一面”,它“别是一楼,自有千秋”。小说于芙蓉村 50 年的历史变迁中“织入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时代的投影”,既写出了“千山万壑赴荆门”的浩大气势,又使故事与人物“百面贯通,交相连结”。全书“一气贯下,百转千回,笔致踴跢”,是一部“独标高格”的精彩之作。

如果说《红楼梦》演绎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在清朝末年的兴衰存亡史,那么《芙蓉村的红楼梦》则演绎了 20 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期中国一个普通的柳、史、关、杨四大姓氏平民百姓在 50 年时间中的忧喜悲欢史……如果说,《红楼梦》刻划了一个贾宝玉,那么,“芙”书则刻划了一个类似贾宝玉的人物柳建春。

《广州青年报》发表李盛强的《当代〈清明上河图〉》说,书的“巨型佳构宛如一轴《清明上河图》的长篇历史画卷,把 60 至 90 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沉浮、人性变异、情感波澜、历史沧桑都浓墨重彩地呈于笔端”,它“百科全书式”地描写了“以平民百姓为主的社会人生”的一切层面。《文艺报》发表谢廷秋的《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称“芙”书对岭南四时八节农事桑麻、婚丧礼俗、年节喜庆、元宵观灯、龙舟竞渡、寺庙香火等的描绘,无一不为乡土小说的风俗画增添斑斓的色彩,同时也显示了“民俗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巨大而恒久的控制力量”。

著名文学理论家何西来在《文艺报》发表的《“两面人”及其他》,认为该书作者所取的审视角度“带有九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性质”,在人生世相的描绘中“包蕴了历史批判的成分,再评价的成分,从而具有某种新的认识价值”。该报发表李敬敏的《一部展示人性多面性的精心之作》,指出“本书意在开发人性,展示人性的多面性”,作家对畸

形政治和官场腐败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批判视角：“人为的极左的阶级斗争违背了人的本性、本心，是反人性的。”该报另一文《民情、民意、“民性”的写真》（林亚光），说作者勇于直面历史，独立地观察思考和表现了生活，描述了极左路线及其代表人物肆虐的情状，揭示了他们编织的一张巨网以及在这张巨网下呈现的“畏上”心理、恐“挨整”症、“枪打出头鸟”、幸灾乐祸等民族劣根性，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胆识和历史使命感。

贵州省评论家陈锐锋先生先后在《文化艺术报》发表文章论述小说的艺术成就，指出它的人物上百，其中写得有血有肉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三个主人公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有相当深度，其余不少人都写得各有特色，呼之欲出。认为小说的语言成功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巧妙地渗入了不少文言字句和土语方言，因而使作品具有简洁自然、准确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的特点。肖寒发表《文坛又添一部巨著》说，该书采取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形式，读来感到亲切、熟悉，又为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复杂矛盾纠葛的展开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故事情节迭宕起伏、前后照应、曲折推进，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其他如《文艺报》的《从摹仿到创造》（万龙生），《文化艺术报》的《一部农村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王芳），《青年时代》的《把成功的花写在新世纪的枝头》，以及台湾《黔灵报导》的《旷世巨作〈芙蓉村的红楼梦〉问世》等文章，或着眼于总体考察，或着眼于思想、艺术方面的分析，或着眼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的论述，或着眼于现实意义的阐释，等等，对《芙蓉村的红楼梦》成就评价之高，都是这些年来媒体评价小说少有的。近期更有一批长篇论文，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这种论文已有约20篇，海内外均已有之。

（德子）

内容简介

《心画》、《情画》、《村画》三部，一并组成长篇小说《芙蓉村的红楼梦》。称该书为当今的《红楼梦》并不言过其实。这部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故事感人、情节跌宕的长河式巨著，洋洋 120 万言，纵贯上个世纪 60 年代至今中国一个乡村 50 多年历史，深刻反映了在变幻无穷的政治风云中，一个地区人与人、民与官、家庭与社会、爱与恨、善与恶等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宛若一幅中国乡村恢弘展开的《清明上河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起文坛强烈的震撼。

《芙蓉村的红楼梦》倾力刻画了一个类似贾宝玉的人物形象——柳载春。

《心画》的故事发生在风景如画，山水秀丽的岭南某地芙蓉村——

尽管历史进入到“人民公社”的春风化雨中，但地处广西腹地的芙蓉村仍承袭和保留着传统的陈陋婚俗，青年男女受旧婚俗的影响，而想爱不敢爱，相恋难相守。那种积压在体内的激情实实在在无法倾泻，情爱在他们身上依然难有爽朗的展现。

精明强干，俊朗英气的年轻人柳载春是芙蓉村中显赫的官员。

在柳氏众多的年青人中，可称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他性格开朗、才智过人，而且又敢爱敢恨，为不少女子所倾慕和暗恋。

柳载春曾与村中秀美女子吕丽花有过一段恋情。可叹丽花情真意纯，自感出身问题连累恋人，孑然出家，削发为尼。

时爱爱美艳奔放，活泼开朗，为村中不少人垂涎。柳载春与爱爱坠入情网，抵死缠绵，以至达到颠鸾倒凤，暖玉生烟，难舍难分之境。

史家的靓女史飞红与柳载春一见钟情，她不顾父母阻止，毅然与柳载春相恋，还以身相许，在村外演绎出一则“红麻地”煽情艳戏，致使怀孕……时爱爱因家庭出身问题而遭柳氏家庭阻止，不得不与载春分手，屈嫁于一个性功能低下的男人柳笋。犹如一枝牡丹插在牛粪上。可她对载春的爱始终是那么的浓烈与执著。

载春还是做了感情附庸的牺牲者，一时冲动筑成的情债，只好违心地去偿还。他与史飞红莫名其妙地结为夫妻。

柳笋性弱,难于让爱爱得到满足。得知老婆暗地与载春偷情很是恼火,一怒之下将载春痛揍一顿。可他的怨恨与狂野仍未能阻止爱爱的一厢情愿,体内积压的欲火照样需求载春来扑灭。

史飞红心知男人的绯闻,是静观,还是忍耐……

时爱爱一腔情火,狂恋旧情人,芙蓉村人称她为“骚狐狸”,她的命运如何……

柳氏年轻人众多,他们全都不是省油的灯,情爱的表露,情欲的渲泄,书中层林尽染。“文化大革命”波及中国大地。芙蓉村自然不会平静,村中才子柳聆从京城归来,迅速点燃村中“革命烈火”。柳氏,史氏家庭的恩恩怨怨在这场风暴中撕裂展开……

目 录

1	作家梦红	1
2	芙蓉秀姿	11
3	爱爱美貌	19
4	柳笋占魁	29
5	健男竞招	37
6	史爹议婚	44
7	载春私恨	51
8	顽童遇雨	58
9	柳顽垂钓	65
10	飞红入村	71
11	柳史偷情	77
12	载春结婚	85
13	雨后种薯	93
14	婆媳难处	98
15	风流之子	104
16	女中之魁	110
17	惧内汉	116
18	柳季花	122
19	建林醉骂	128
20	凤凰送母	135
21	载春负荆	141
22	敬严老汉	148
23	柳原卖屋	156
24	新人旧人	163

25	新式连理	169
26	草垛软香	176
27	柳鼎欺妻	183
28	玉妹责兄	190
29	父子一禽	196
30	柳朗虐母	202
31	蓄鱼养鹊	209
32	窃鸡盗狗	216
33	爱芙成亲	223
34	大年守岁	230
35	新春吟诗	238
36	嫦娥新愁	251
37	结灯唱戏	258
38	私沾春色	268
39	大闹载春院	279
40	孝孤子鸣冤	287

1 作家梦红

话说四季花香的岭南有一座名闻南北的宝刹，叫做光孝寺。某年七月上旬，寺中忽传出现了一件奇事：寺院前园平地上一株数百年古柏，已干枯八年了，这时忽又在高处枝杈上生出青幽幽的绿叶！此柏干枯期间，僧众取挖其枝茎烧火，与干柴无异，曾有住持僧想砍伐而另植它树，只因它年代久远，虬曲似龙，虽则干枯，姿态仍然苍凉古劲，堪称胜观，故一再欲伐而未伐。不料枯木逢春，如今重发翠叶，这异闻传到城中，一时竟轰动全城，妇孺老幼，都纷来光孝寺观看，验得是真，皆认为是寺中神灵呈显祥瑞，惊叹不已，视作珍闻呢。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光孝寺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赶来进香瞧热闹的信客僧俗就更多了。整整一天，寺中都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施斋供僧，举行诵经法会，开设水陆道场。到会高僧如云，有从北岳、西岳、峨嵋、普陀远来的僧尼，也有从京师碧云寺、广济寺、灵光寺、卧佛寺赶来的法师。济济大小僧众及城中老幼百姓，把寺中大雄宝殿、六祖殿、伽蓝殿、天王殿、睡佛阁挤得水泄不通。因是中元节，城内百姓早早备下焰口、鞭炮、香蜡、果品，并用竹、纸、花扎成大小不等的纸盒、纸篮、纸船、纸桥、纸马等物，一到酉时以后，即放焰口，鸣炮竹，放河灯。光孝寺上下，则光耀辉煌，燃灯点烛，百千成行的比丘僧诵经礼拜，钟鱼梵呗之声，不绝于耳。

申时三刻，住持高僧宝鉴禅师身着闪闪发光的镶金朱红袈裟，正在大雄宝殿前庭主持诵经法会，向数以千计的僧众、百姓宣讲佛法。大小僧尼站立成行，在钟磬木鱼声中跪拜起伏；更多的百姓妇孺老幼则围在四边，黑压压一大片，虔诚肃穆地聆听宝鉴禅师宣讲色空。宝鉴禅师讲了一通色如佛法，引用第五代禅师弘忍的对联：“緘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箴诫人们从清静中求佛，达到六代禅祖慧能所言“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的境界，求得真禅。

宝鉴禅师眯目陶醉，正讲得娓娓动听，忽然当院中站出一人，抡臂大呼：“禅师所说可差了！禅师娓娓道来，一套一套，自以为引了历代祖师宝典，其实只是祖述古言，重谈色空，陈陈相因，不达要领，岂能为悟得当世佛界要旨？”

众僧及男女诸人一听皆惊。无异于极静之中爆炸了一颗炸弹。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高胖僧人，腰缠一件深赭色袈裟，左手持一只铜钺，横肩挎着一只黄色流苏荷包，从打扮看乃是一个头陀。场中主事僧见他出言狂肆不逊，立时喝道：“呼！你是何方头

陀，竟敢出言无状，大话冲撞禅师？还不赶快退下！你可知佛门规矩否？”

只见那头陀呵呵笑道：“贫僧在岭南沐恩寺供佛，法名智广，云游到此，躬逢盛会。”主事僧仍锁眉呵责道：“既是云游僧人，自当静立一旁恭听，不应高声扰攘，扰乱法事秩序！”

不料那自称智广的云游僧居然不服，坦然笑道：“贫僧岂是扰攘？此处宝刹光孝寺，乃是六祖慧能法师发达之区，诸位岂能忘了当初慧能在印宗法师面前奋臂而呼的事？难道慧能祖师也是‘扰攘’么？”

正在胁息静听的僧尼们全都面目怔愣。他们哪一个不谙悉南宗的开辟祖师慧能在光孝寺发达之事？原来这光孝寺在唐时称为制旨寺，千年以前已是名刹。一天，制旨寺举行盛大法会，由印宗法师击钟聚徒讲经，听经的僧众香客如云。印宗法师正在讲着静与动、色与空，猛然“忽喇喇”一阵南风吹来，掀扬了经幡。印宗法师灵机一动，就说：“正好，汝等讲论一番风与幡动静之意义！”于是一僧说，幡是非生的无情物，它因风而动；一僧说，风幡都是无情物，如何得动？一僧说，因缘和合，所以动；一僧说，幡不动，风自动耳！……正论说不休，忽然一个衣衫破蔽、形如乞丐的听者站出来，甩臂大呼：“你等所说都差矣！你们说这个动，那个动，都不过是你们自己心动罢了！”原来这个形同乞儿的呼者就是六祖慧能。慧能俗姓卢，本一字不识，在黄梅县双峰山给五祖弘忍做舂米工，就因他口占一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取代大师兄神秀得到五祖弘忍的传法袈裟，受到神秀的忌恨和追杀，才只身逃回岭南新州，隐匿十余年。因混在制旨寺听众中听诸僧论风幡，憋得急了才攘臂大呼，使印宗大惊。印宗问知他是禅宗的传衣人，又惊又喜，即刻反拜慧能为师呢，慧能的南宗才得以大大发达起来。但凡比丘僧尼，这个故事谁人不晓？

既然六祖慧能都曾抡臂而呼，不算“扰攘”，那今世之人為何便不能？宝鉴禅师是宽厚的长者，张开慈目，打量智广，知他出语惊人，必非凡庸之辈，便制止了主事僧对他的呵责，对智广双手合十道：“高僧既如此说，可有更切当世佛旨之语以启贫僧愚窦否？”那头陀面无愧色，哈哈而笑道：“岂能没有？贫僧以为当世佛法要旨，断不可只在清静修持中求佛。今日七月十五中元节，宝寺举办如此盛大盂兰盆会，谁都知道原意为‘救倒悬’，出自目连故事，其旨乃在燃灯、奉经，以超度幽冥中沉沦之魂。但宇宙无垠，苦海无边，幽冥中沉沦迷途之魂要救，世间迷途无返之魂便不须领以慈航？如今阳世，虽属太平，但人心柔韧，本性易曲，权天欲海，利诱力摧，乃至人情乖张，本性可失。如此以至万端扰攘，舛张古怪，是非颠倒，人祸天灾。若只度幽冥之魂，不及其它，岂非局促于小隅，而失去大体？若以清静修持为主，必不能达此目的！贫僧以为，佛家要旨应由清静修持、超度幽冥，一改而为普度众生，归彼人性！”

宝鉴禅师及众僧听了，无不惊竦。来自峨嵋、北岳、西岳的高僧听罢，纷相陈言，以为有启巡窦；尤以来自京师广济寺、碧云寺、灵光寺、卧佛寺的几位高僧，听罢最为激赏，下来之后亲自找到头陀智广，在六祖殿中交相研讨，演绎补充。虽知难以实行，半

月后他们回归北方,依然把智广的呼吁带了回去,据说在京师佛学界中,还很热闹了一阵子呢。

五岭之南,浔江之浦,原是天下十分繁富毓秀之地。三月春深,莺啼燕絮,梨花飘尽,桃果渐肥。万类萌动,悉发生机,大溪小渠,坡隈路下,时闻流水淙淙之声。村路深深,烟树迷蒙,落花藉地,常见蜂蝶嗡嗡。

清明前后,雨丝不停,雏燕斜飞,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时从京师却飘然来了一个闲人,坐木船到了浔州市。下了跳板,上得江岸,走半里街路,见此城住家密集,市肆繁华,气势不凡。举头看时,那有名的西山高插云天,生云走雾,气势磅礴,高奇莫测。客人喜欢这地方,沿街又走半里,便在临江之处找了一家小店栈,挑个干净房间住下。

原来这位客人并非寻常之人,乃是京中的作家郑父。只因与岭表有未断的缘分,此番便施南来。当夜一觉好睡,次日一早,他挎上一只小包,装上一些文稿和照相机,便出了门专去游览西山。

西山是岭表名山,方圆百里,上下千仞,飞岩怒壑,奇花异卉、飞禽走兽时时可见。特别是听说那著名的西山茶,明清时便是朝廷贡品,作家慕名而来,也寻思想品尝一下名茶的馨香。

作家找到路头,便一步步沿石级走上山来。见这山体高大,路旁高树蔽天,松形如盖,长石如屏,石径曲折。映涧野花,迎风竹树,飞流淙淙,使他神迷心醉。走走歇歇,不知不觉已两个时辰,才爬到山坳上。

作家站在山坳,张嘴喘气。忽然一阵山风吹开云雾,松下现出一道山门,只见山门正上方悬着一匾,上有名人所题三个大字:“红楼观”。作家大喜,便加快脚步,走到山门。这里有石狮,有虬松,山风飒飒。站在山门,往下一看,那浔州市远脚下,街道犹如黑线棋盘,遥远处的浔江,如银花灿灿一道白练而已。

作家已口干舌燥,便想到西山茶,于是抬腿进了山门。迎面便见一殿,两边塑着四大天王,裂眦突目,形神毕肖。中间神龛,塑有六甲神将,金盔金甲。作家不禁竦然,屏气胁息,施施而进。抬头已见一殿,赤柱如新,红檐高翘,蹲踞脊兽,琉璃瓦顶,金光闪闪。门外一尊一人多高的香炉,正袅袅升腾出香烟来。正门上悬一匾,名人题着“三清殿”三个隶字。殿中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清神像,皆丝髯垂胸,隐约可见。两个道童,正在燃香。作家从挎包中取出相机,照了相。从三清殿出来,绕从殿角往上走,迎面又见一殿,殿前香炉俱高大,碧铁所铸,似有千百年了。四下里香烟缭绕,香气氤氲。这作家也走得乏了,无心细赏,一心只要找那西山茶饮。在廊间走了半天,才见靠侧门处,挂出一个“茶”字,有四五个茶客,正在那里买茶,品茶。

作家走过去,见茶炉外的竹竿上挑出一面三角旗,正面绣着:“红楼茶”。作家心喜,独自要了一壶。看见侧门虚掩,他便轻手推开,出到围墙外边。这里豁然开朗,有几株硕松,一个亭子,石泉奇僻,松影扫石。作家诧异为何会有如此美妙去处,便走过

去,把茶壶放在石桌上,取出自带的洁净杯子,自斟自酌,饮起西山茶来。

那西山茶冒起腾腾热气,作家嘬了一小口,觉得颇为清香;再饮一口,咽了下去,倒也说不出多少特殊的香妙,不觉心中失望。想道:原来这种名茗,也不过如此,世间多少人,也全被一个“名”字诓骗了去!不过又一转念:世间假物甚多,何事不假?或许这“西山茶”也是假的,以俗茶冒名茗,也未可知。此等情事,谁还管得了许多?只当茶水解渴便罢了。

于是那作家便把这茶不当名茶看,一口口喝了,倒也心平气和,汗消身爽。坐着没事,便从挎包里将一叠文稿拿出来,摊在石桌面上看,不料看着看着,竟沉沉睡了过去。

这时,山道上飘飘然走过来一位老道人,一个道童陪着,走到亭子上,也坐下歇息。作家看那道长,年近六旬,双目矍铄,容颜不俗。便一面喝茶,一面旁若无人地读他的文稿:

“……池中水动,鱼奋鳍以斗水;牖下苔绿,蚓勤耕而出泥。……渤澥扬帆,虽春风喜历浪,柳津竞渡,必奋棹以向前……”

不料那老道听力长耳朵灵,已听得真切,忽然来了兴致,便探身问道:“你这客人,读的是什么美文?”

作家大大方方地回道:“我读的是自写的《三春赋》。”

道人道:“敢问您尊姓大名?”

作家道:“我便是作家郑父。请问道长尊号?”

道人道:“人家都叫我安平道人。”

那安平道人听说对方是京师来的作家郑父,就邀他到观中去坐。郑父不好推辞,便随他而去。曲折进入观中,走过回廊,绕过大殿,到一静室,分别于八仙椅上坐定。安平道人道:“你且坐着,今天我要让你品一品真正的西山茶!”

说罢,道人便命备茶。一位道童用乌漆茶盘,端出福建崇安烧制的一套黑瓷茶具,杯子极小巧,细如胡桃,壶小如香椽。道人在柜中取出一个描金的瓷盒,打开盖子,用两手将一小撮精细的茶叶放入壶中,再将烧滚的西山泉冲进去,盖上盖子。

道长微笑道:“唐朝竟陵人陆羽,隐于苕溪,曾著了有名的《茶经》三篇,后人就尊他为茶神了。他嗜茶出了名,据说他每次饮茶,都要饮七大碗,故此人称为茶圣。他写的《茶经》里面没有提到西山茶。不过西山茶在唐宋时确已有记载,到明朝以后便列为贡品。当地许多达官贵人用高价求购,都买不到哩!”

作家这时才知,原来西山茶真的有来历。这时茶已泡好,安平道人执壶在手,满酌一杯,量不过一两,递与郑父,嘱咐道:“先闻其香,然后再小口饮下。”

作家依道长吩咐,持杯在手,先凑近鼻闻其香,果然一缕馥香上蹿脑门,其香无比;接着又一小口、一小口地品那茶,果觉香气四溢,舌有余甘,顿觉心旷神怡,精神倍增,倦意顿消。喝了一杯,安平道人又为他满上一杯,他又细细地品了,一连饮了七杯,才放下杯子,连声夸道:“好茶!真正的好茶!”

安平道人微微一笑，道：“贫道云游天下，喝过许多名茶，惟有这西山茶最喜欢。品过这茶，你会觉得龙井味太薄，碧螺春太俗，阳羨少余味。饮过西山茶，半日尚口有余香！”

作家道：“这西山茶何不多多出产，推销于天下，让人人得以品尝？”

安平道人笑道：“这您便有所不知了。原来这纯品西山茶，称为‘神仙玉’，全山只有七株茶树出产，全长在人迹难到的千丈绝壁上。采茶时节，矫捷如猴的茶工攀藤爬树，冒险前去采摘，一不小心，跌下悬崖，粉身碎骨哩！”

郑父大惊：原来采这西山茶还有如此惊险有经历！便说道：“既然如此，观中茶肆挑出‘西山茶’的旗子，卖假西山茶，就不妥了，这岂不坏了西山茶的名声？”

不料那安平道人笑道：“茶肆中卖茶，乃是为的赚钱，姑且勿论。如今世人事，几成是假？几成是真？您是京师中的作家，京中文坛，真假之情如何，你我都是关心的，你说得清楚么？朱门豪府，挂羊头而卖狗肉者，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卖西山茶者尚可以心安理得哩！”

郑父一时缄口。他原先有当作家的几分优越感，如今顿时像从轻飘飘的云端跌落到地面。显然眼前的道长，不是凡俗之辈。他遇到了东方朔或卖柑者一类人了。

那安平道人果然口若悬河，说道：“你是作家，饮学经纶，必已晓得三清门下最讲一个‘真’字，经号为‘真经’，人号为‘真人’，身号为‘真身’。真者，假不得也。百年修炼，所重惟精气神三宝，视为神根，目的都在炼就真身。人之潜入名山大川，亦惟求仙道之真。仙道奥微，自然不是常人所能预知。但如若尘世之人，悟性颇高，懂得求真妙谛，孜孜求之，不为名利是非明枪暗箭所动，或能得天尊暗喻，略悉太玄三昧，也未可知。贫道本是文人，于文学二字，无不留心。但世间作家所作，如今大抵假假真真，半假半真，不假不真，有假有真，即使许多名著，均不能去此毛病，不能不说是文坛未能长进的原由了！”

郑父见他批评文坛，似乎最造假的乃是文人，心底便不舒服。他思量着，想要寻理反驳，却又觉得道人讲着了痛处，挑着了文坛病根，一时便哑口无言。只是出于礼貌，他问道：“道长慧眼，可看过我的拙作么？”

道长道：“您是名家，如何会不看？你的五本书，贫道早已一一读过，清静之时，字斟名酌，挑剔评点，时时列于案右呢。”

郑父微笑，心里不免暗暗得意。想不到在这山野古庙，居然有人注目自己的作品，也不枉挑灯奋写的辛劳了。便说道：“道长慧眼，既一一看过我的拙作，请多多指教！”

那安平道人笑了笑，斟出一小杯茶，呷了一口，便说：“请勿见外。我这人从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学问上一向求真，不假溢美。闲暇之时，我所看之书不少，包括您的大作。不过我观您的大作，成功者少，谬误实多。道理意蕴，阐发不精且不说；于世间万事的描摹，闪闪烁烁，未尝敢于面对。您可想想看，您的作品里面，可有矫言虚饰，美丑颠倒，粉饰浮绘，歌功颂德，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违心逆性的描写没有？”

郑父背脊濡濡出汗。想不到他的批评如此锐利。只好嗫嚅地说：“道长所言虽是，只是……这世间作家，都这么真真假假写书……”

安平道人已看出郑父的窘相，微微一笑，说道：“我观您失于虚假。书中未见真性情，难得精气神，神根不显，如何求得文道奥微？人世百态，未敢捅破，时加遮掩，捉襟见肘。这便是最大的讹误、最不应有的败笔了。像您这样韶华未逝，才情横溢的人，将日子虚度在这些半假不真的书上，真是十分的可惋惜了！”

郑父受了批评，本来心下不受用。但他毕竟是悟性极高的人，又一转想：这安平道人虽然出言稍重，但他恰恰搔着自己痛痒之处。自己近年来不是为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而痛苦、而失态，甚至抱头痛哭吗？这位道人，其实在点化自己哩！这么一想，安平道人的批评还是挺难得的，于是转愠为喜，说：“承教了！”

安平道人又命小道士洗净了杯壶，重新泡上一壶西山茶，招待郑父。郑父心中喜欢，又喝了五小杯，道：“今天总算品出西山茶真味了！”

郑父收拾挎包，告辞。安平道人送他至阶沿，又命小道士送郑父出山门，下山去。快分手时，郑父问小道士：“你们师父俗姓甚？”

小道士看看四下无人，说：“您是名作家，给我题个名，我告诉您。”

郑父觉得奇怪，便用纸题了“郑父”二字，递与他。小道士接了，欢天喜地，说：“我告诉您：我这师父俗姓褚。——可不敢对别人说呵！”

小道士回观中去了。郑父怔怔地想了片刻，往山下走。越想越觉蹊跷。原先京师中有个姓褚的大名人，文名盖天地，只因为人正直，讲真话挨了整，不久便失踪了。没有人晓得他到了哪里。据说他早年在香港办报，对岭南的名山胜水非常喜欢。郑父忽然一拍大腿：这就是他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难怪他对文坛、对作家作品能针砭得如此有力！往上反顾时，只见山中飘过来一幕云，刚才的小道士和碧云观都在海市蜃楼般的云雾中消失了。郑父顿时又心下疑惑起来。

原来这作家郑父虽然曾发榜高中，上过我国的最高学府，却原本性情愚憨，最糟的是物极即反，郑父因积劳过甚，渐渐患一痴病，遇悲即犯，或偶感风寒，痰入心窍，痴病便即发作。此病已历年，所犯多次，犯时颇觉痴迷，万事不辨真假，忘时光前后、路途远近。有时听到神人说话，有时竟见别人不见之人，别人便说他见了鬼物。医生劝他服用氯丙嗪、五氟利多，他断断续续吃了些药，嫌吃药费事，又不吃了。心想，常将些原本没有的幻觉写到作品里去，或许还增添意想不到的韵味哩！于是乎，日常许多已发生的事，他也拿不准是真是假，反而弄得真假难辨了。

郑父疑惑了一会，便转身跑下了山。懊悔没为安平道人照个相，决计明天一早再上山寻他。不料郑父下山时出了汗，回到客栈将衣服一脱，却感了风寒，当晚便见许多穿着红衣服的女人围着自己，他病中知这些便是鬼物了，倒也不甚害怕，任由她们拿发针来戳自己身体，戳得处处生痛。老板娘的女儿见郑父一人在客栈里病得可怜，哼哼唧唧，便去给他取药倒水，十分关照，到第四天晚上，郑父才退了烧。这作家想着安平

道人，次日病刚愈好，就又上山来，到观中转了半天，才找到那个小道士。

他问：“你师父呢？”

小道士道：“师父几天前就出发，到衡山去了，还要西去青城、峨嵋呢。再说，师父游踪不定，一年里难得有几个月在这儿。他知道你还要来，特写下一副偈语叫我给您！”说罢，从里衣把一张字纸取出来，交给郑父。

郑父展纸看那偈语，见写道：

睹物思人，

惟指以真。

后当一晤，

世事纷纷。

郑父翻过来，覆过去看，像懂得，又不甚明白。问小道士，小道士也只摇头。“也许天机不容泄漏吧！”说罢便走，郑父便去拽那小道士，欲问个明白。不料小道士猛推他一把，郑父蓦然跌倒，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却是南柯一梦。

第二天，郑父告辞了客栈老板娘和她花容月貌的女儿，坐上往东去的木船。

原来这浔江又名西江，水面宽广，常二三里，如中游之长江然。时值春汛，江水浩荡，千流百溪汇入，江面上也漂着许多花瓣，落花流水，舸舰争流，倒也十分壮观。郑父在北方呆得久了，看见如此美景，感到新鲜别致，心中非常受用。

次日上午，木船已行百十里了，已近平宁县城。往左边一看，只见浔江边上高树迎风，水汉子上约数十亩芙蕖，翠叶葳蕤，熏风袭来，一片荷香。郑父吩咐木船在桃花渡靠岸，便离船登岸。上岸一看，只见夹路长着桃花，花瓣如雨；杨柳迎风，绿晃翠摇。

郑父往花树迷蒙的小径里行二里许，猛抬头，看见远处卧着一道苍岭，眼前横着一条清溪。田垌中有一座溪桥，过了溪桥，曲折里许，只见一片绿秀之中，粉墙青瓦，屋顶鱼鳞，间以庐茅柴扉、豆棚竹篱者，便是历历一座深村。高屋低舍，上下参差，远年相间，其间高柳梧桐、青松苦竹，疏密相衬，很是整齐。

隐隐约约听见人语之声。那古村村前，摆着一张芙蓉池，约十余亩，银波潋潋，荷叶正香；村右一个山冈，葱茏逸秀，山水缠紫，明暗交辉。山凹池畔，芳草野花，清香袭袂，蜂蝶纷纷。

郑父兴奋，只顾朝村中走来，边走边看。只见最惹眼的，是冈峦坡下那十几株凤凰树。这时丽日煦微，凤凰花如团如簇，纷已竞开，有的像凤凰之冠，有的像凤凰之尾，流晕溢彩，富极艳丽，远远就见一片红光，灿然若霞。或许今年季节早，凤凰花便这么早早地来到芙蓉村，迎候他这客人了。凤凰花是南国之花，郑父以前多次见过，但还没见过这般璀璨烂漫、有气有势的哩。花事吉祥，他只顾看着花，抬脚往绿殷殷的村路走来。

听见凤凰树下,不断传来喧声笑语。走近去看,只见茅店前面,围了一大帮人,正在听一人像说书一般讲故事哩,时时飞起欢声笑语。这也是乡间很重要的文化节目。那些人正说笑在兴头上,没在意郑父走过。郑父驻足一听,原来是讲小道姑念男人的故事,讲者说得口沫横飞,忘乎所以,听的听得耳朵出油,侧颈眯眼,全都兴味浓浓的呢。郑父也只管站在背后听。

只见那人眯眼鼓腮,撮唇鼓舌,一迭连声地说道:“……那小道姑静居在西山庵里,假做离了红尘俗世,只是凡心如何断得了,没有事做,自然只有想男人的事了。那揪心扯肺丢魂失魄的惦想呵,没说的是真心真意掐断肝肠吞下眼泪没尽没休的想,是月月想天天想白天想夜晚想坐想立想睡更想……”

有一人打断他:“玄子,只怕是你想她这么白天瞎火坐着立着睡在被窝里都想吧!”

“哈哈哈哈哈!”别的人顿时又是一欢快暴笑。

“你姨儿来!你这小子就会打横岔!”讲者说,“不是我,也不是你这想吃天鹅肉的癞头蛤蟆!反正是咱芙蓉村里与她有缘的一个男人便是!”

别的人便急着催:“快说!玄子,好听呢!”

那人拿酸捏醋地磨蹭了一会,才又接下去说道:“……咱芙蓉村可真是个桃花福地,出了这样有桃花福的风流种,叫那小道姑揪断肝肠白天黑夜惦着想着!你说咱芙蓉村不是风水特别独得老天慧眼么!原来那姑子年纪轻轻,原先也并非天生就是出家道姑,也是一个花儿月儿一般灵气十足的黄花女,她和那男的风流种同在曲水农中读书的呢。你们可知读书读书,最容易搞那不明不白明来暗去男欢女喜的风流事体。等那眼花耳聋或装做眼花耳聋的四眼狗老师一背过身,他们就在那里四目对视,眉来眼去。等老师一回了家呢,好了,便坐在一起‘做功课’了,坐得那么贴近,就只差一个没有坐到另一个的怀里去!这一个的刘海擦着那一个额头,那一个的鼻尖碰着这一个的耳朵,这在戏文里叫做‘耳鬓厮磨’。还有更美的,在星光月影、花间草丛,不定还有摸奶子、搂腰亲嘴掐屁股的事!……”

“玄子呀,怎么全像被你这床头神瞧见了似的?咋我们都不得见?”又有人打断道。于是人众多小青年又是一阵嘻哈大笑。

“咳!你这猴又打岔!你给我别吱声!见没见,男人女人的事,一个是风流种,一个是怀春女,你只管闭上眼一猜,八九不离十就那么一回事!干柴遇上烈火,你说还有什么结果!”

“说呀!等玄子往下讲呀!”终是有人急着听。

“好!好!——终归天底下好事难成双,有情人成不得眷属,隔不多久就棒打鸳鸯两处飞了!这打棒的不是来自男方父母,也不是来自女方兄长,是来自那装做耳聋眼花的四眼狗老师!农中一共三个老师,一个四十岁,一个五十岁,一个六十岁。那六十岁的又兼做校长,是一个别人放屁他都要叫你脱了裤子正正规规儿放的老家伙!那黄花女十七八岁正当时,正喜欢那风流种喜欢得如狂如痴哩;那风流男种也是喜欢那女